

國

朝

列

卿

紀

國朝列卿紀卷之四十

禮部尚書總論

夫禮部尚書者古春官大宗伯之任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以事神爲注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亦人之所爲莫敢主故也自魏置祠部尚書以降至隋改爲禮部而學校貢舉悉隸之是又兼古司徒之職矣歷宋設太常光祿鴻臚等寺並隸禮部其職豈不重哉我明罷丞相陞六部而禮部責任尤美多拔文學行誼著聞者擢之是以禮樂教化爲本務矣求其秉寅清之德足以潛格百神而心學淵源有裨廟謨藉以勵天下何其寥寥也天造不論自定鼎北

京以來若胡忠安當漢庶人不靖而密啟 東宮孝敬之實以  
 聞卒定 國本及已巳之變主迎 聖駕務從厚典可謂忠於  
 謀國者而易儲之議不能毅然力抗何哉姚文敏明於典禮善  
 藏其用如駭虜使從徑路入貢及止朝鮮進海東青皆有遠識  
 又厲輔臣執慈懿別葬不可其言謹矣而欽會進香致有張寧  
 之疏於盛德不可少嘗乎嗣後耿文恪因災疏政剴切時弊而  
 論藩封日增國賦日消有防患於微之慮倪文毅釐正祀典多  
 本經訓而停取國師占竹却貢西域獅子得以華御夷之體傳  
 文毅遵守成憲杜絕請託而抗改優人牙牌奏止法王封號有  
 剛毅不撓之勇雖其體局少異而依古肆言優游彌縫亦不失

大夫也其餘以華采期樂者豈少哉而國憲所干終不敢驚挺秉義將有所顧望歟然較之震等每事誤朕者亦不可同日語矣由是觀之邦禮之任可用非其人哉

國朝列卿紀卷之四十

禮部尚書年表

呂

震

陝西臨潼人鄉舉永樂六年任十九年改北京加太子少保宣德元年卒

金

純

直隸泗州人監生永樂十四年任協呂震理部事二十二年調工部歷刑部尚書卒贈山陽伯

胡

淡

直隸武進人進士宣德元年任加至少傅兼太子太師天順元年致仕卒贈太保謚忠安

楊

寧

浙江錢塘人進士正統十四年任協胡澆理部事景泰二年調南京刑部尚書

楊

善

順天大興人生員天順元年以興濟伯掌部事四年卒封侯爵謚忠敏

蕭

暉

江西泰和人進士天順四年任五年致仕

石

瑁

山西應州人進士天順五年任七年致仕

姚

夔

浙江桐廬人進士天順七年任成化五年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卒謚文敏

鄒 幹 浙江餘杭人進士成化五年任加太子少保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康靖

周洪謨 四川長寧人進士成化十六年任加太子少保弘治元年致仕卒謚文安

耿 裕 河南盧氏人進士弘治元年任六年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恪

倪 岳 應天上元人進士弘治六年任九年調南京吏部歷吏部尚書大子少保卒謚文毅

徐 瓊 江西金谿人進士弘治九年任十三年加太子少保致仕

傅 瀚 江西新喻人進士弘治十三年任十五年卒加太子太保謚文穆

張 昇 江西南城人進士弘治十五年任加太子太保正德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僊

李 傑 直隸常熟人進士正德二年任本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劉 機 順天大興人進士正德二年任三年改管誥勅歷吏部南京兵部尚書

周 經 山西陽曲人進士正德三年出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再起本部未任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端

白

鉞

直隸南宮人進士正德三年任五年改兼學士掌  
詹事府事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裕

費

宏

江西鉛山人進士正德五年任六年入閣歷少師  
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憲

傅

珪

直隸清苑人進士正德七年任八  
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毅

劉

春

四川巴縣人進士正德八年任十年丁憂起復  
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簡

毛

紀

山東掖縣人進士正德十年任十一年入閣歷少  
保兼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簡

李

遜學

河南上蔡人進士正德十一年任十二  
年改學士掌詹事府事卒贈太子少保

毛

澄

直隸太倉人進士正德十二年任加太  
子太傅嘉靖二年致仕贈少保謚文簡

羅

欽順

江西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二  
年由南京吏部尚書改未任丁憂

汪

俊

江西弋陽人弘治癸丑進  
士嘉靖二年任三年致仕

席

書

四川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嘉  
靖三年任六年入閣歷少師

羅欽順

見前嘉靖六年再起未  
任後起吏部尚書未任

吳一鵬

直隸長洲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六年  
任本年加太子少保調南京吏部尚書

桂萼

江西安仁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六年任七年遷  
吏部歷少保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

方獻夫

廣東南海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七年任八年遷吏部  
歷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襄

李時

直隸任丘人弘治壬戌進士嘉靖八年任入閣歷少  
傅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康

夏言

江西貴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嘉靖十年任十五年入  
閣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嚴嵩

江西分宜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十五年任二十  
一年入閣歷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黃綰

浙江黃巖人官生嘉靖十八年  
起本部尚書諭安南未任閣住

張璧

湖廣石首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二十一年任  
二十三年入閣加太子太保兼東閣大學士

費家

江西鉛山人宏堂弟正德辛未進士嘉靖二十三  
年任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二十七年卒謚文通



孫承恩

直隸華亭人嘉靖辛未進士嘉靖二十七年任尚書掌詹事府事

徐階

直隸華亭人嘉靖癸未進士二十八年任三十一年入閣

歐陽德

江西泰和人嘉靖癸未進士三十一年任兼學士三十三年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王用賓

陝西咸寧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三十三年任兼翰林院學士加太子少保三十五年調南史書

吳山

江西高安人嘉靖乙未探花三十五年任兼翰林院學士加少保太子少保四十年閣住

袁燁

浙江慈谿人嘉靖戊戌進士四十年加太子少保任兼學士

嚴訥

南直常熟人嘉靖辛丑進士四十年任兼學士

李春芳

直隸興化人嘉靖丁未狀元四十二年任

董份

浙江烏程人嘉靖辛丑進士四十四年任兼翰林院學士本年劾為民

高拱

河南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四十四年任兼翰林院學士入閣

高儀

浙江仁和人嘉靖辛丑進士四十五年任隆慶二年致仕再起入閣

殷士儋

山東歷城人嘉靖丁未進士隆慶二年任四年入閣

潘晟

浙江新昌人嘉靖辛丑進士隆慶四年任六年致仕

呂調陽

廣西臨桂人嘉靖庚戌進士隆慶六年任本年入閣

陸樹聲

直隸華亭人嘉靖辛丑進士隆慶六年任萬曆元年致仕

萬士和

直隸宜興人嘉靖辛丑進士萬曆元年任三年致仕

潘晟

見前萬曆四年自附史部再任八年致仕

徐學謨

直隸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萬曆八年任

陳經邦

福建莆田人嘉靖乙丑進士萬曆十一年任

沈鯉

河南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萬曆十五年任

朱

賡

浙江山陰人隆慶戊辰  
進士萬曆十六年任

于慎行

山東東阿人隆慶戊辰  
進士萬曆十七年任

禮部尚書行實

呂震字克聲陝西西安府臨潼人自幼穎悟以神童稱年十五  
選補縣學生二十以明經領鄉薦入大學二十六年 朝廷欲  
稽郡邑壤地之廣狹貢賦之多寡命有司具圖以進使賦役適  
均姦弊無隱震承檄徃西浙督之民不勞而事集旣還京師遂  
拜山西按察司僉事繼入爲戶部主事尋復出爲北平按察司  
僉事所歷俱以才幹聞 成祖在潛邸將舉兵靖難震知天命  
有在遂竭勞績壬午年內難旣平以城守功陞真定知府本年  
召爲大理寺左少卿二年陞大理寺卿三年拜刑部尚書六年  
冬遷禮部尚書七年 車駕北狩 東宮監國震啓會試天下

舉人得中式者陳璲等七十五人 皇太子命送國子監進學  
俟 車駕還日廷試閏四月琉球官生石達魯在監三年例當  
省親欲同王舅仁悅慈歸國震以事屬外夷馳驛以聞 上從  
之八年四月震等啓言琉球國四川雲南官民生李俊等及其  
從人例賜夏衣惟琉球官生模都古等自其國省親復監挈帶  
妻子女伴六人未有給賜 皇太子命工部亟製給之仍悉賜  
衣巾靴緋衾褥枕簟十一月 車駕至自北京 上賜琉球等  
處官民生李傑等并其從人冬衣靴襪旣而從容與羣臣語及  
之震曰昔唐太宗興學校新羅百濟皆遣子入學當時僅聞給  
以廩膳未若今日賚予周備也 陛下聖德前古未有 上曰

遠方慕中國禮儀故遣子入學必足於衣食然後樂學 太祖  
高皇帝命資給之著於令典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朕安得  
違之九年三月震奉舉 廷試 上可其奏賜蕭時中以下及  
第出身有差十年春二月庚午會試末場冠帶舉人張彥炳與  
同鄉余彝答策互相傳代爲軍人劉源緝獲監試御史送禮部  
震以違禁請逮治之 皇太子令翰林院於內府考試尋啓所  
作文字平常 皇太子曰是可宥也乃令復監讀書以俟後科  
五月 駕帖取舉人監生梁弘等一百二十人習譯夷字弘獨  
告免震以聞 上怒編伍交趾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詔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

百官賀禮可行否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後以學士楊士奇引証甚直竟免賀十二年秋七月車駕先征沙漠雲南民生起與之等二十五人啓言超檢歷事震以其違制請發刑部都察院治罪皇太子命與之充皂隸本監應役楊順等三十四人皆有罪復監十九年定鼎北京去行在二字震改北部夏四月二殿災召羣臣直言得失震奏監生有單丁親老告侍親者照例令侍養親終服闋起用其已經編伍者悉宜宥免從之會車駕北征震言於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數遣中使進奏牘每至輒以殿下過失聞於上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皇太子曰過失

吾豈能無令 至尊旣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卒置之衆多  
議震險佞而服 皇太子之仁明不衰二十二年 仁宗卽位  
優遇隆渥恩禮有加嘗從容上言百司庶政具有成法第悉遵  
祖訓行之勿有所更則永世有賴 仁宗嘉褒 賜以綵幣鈔錠  
初命兼掌太常卿事未幾加太子少師尋進太子太保仍兼禮  
部尚書九月癸未震奏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釋服纓易服震奏已遂退遍語羣臣明日易服楊士  
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在上纓服仍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  
遽卽吉乎時黃淮同士奇意不敢明言忤震震厲聲忿士奇曰



朝廷每事被爾拘衆尚書蹇義從旁解之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豈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說明日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日 上素冠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羣臣皆從義所定朝畢上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等 諭曰呂震昨奏易服皆與汝等議之前奏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中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其便十二月庚午百官習新正儀於海印寺用樂明日楊士奇等進言近禮部與臣等已議定新正儀不用樂昨日

仍用樂不置今四方朝覲官皆集於此觀禮乞勅禮部設樂不作不報震復言士奇等所議不當士奇與淮復進言遂有

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正月初二日特召士奇四人奉天門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爲君以受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深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直言則不忠盡如昨日朝會從呂震言今悔何及賴卿等盡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爲慮震恚恨甚會朝覲官將復任兵部尚書李慶請散馬與朝覲官領牧楊士奇力陳不可震與李慶益交口忿之其他如詆夏原吉爲柔奸攻戈謙爲賣直及爲子乞官之數者均爲清議所斥云洪熙元年奉旨祀

古皇帝王陵寢於關西復加厚賜俾訖事便道祀先省母比  
還值宣宗登極凡冊立拜封及宴勞事多任之震在禮部二  
十餘年凡禮樂制度郊廟祭禮燕享錫賚朝覲會同之事莫不  
參酌古今以時舉行太夫人家居年耄每形於憂念於是得承  
命歸省者三皆有白金文綺之賜其歸也兩值關中饑卽令所  
司出粟以賑之暨還例列以聞上多是之但震有通才不能  
持正人多詆其柔佞宣德元年四月以疾卒於官年六十有二  
寓圃雜記云尚書呂震有通才掌禮兵刑三部事文皇將北  
征沙漠命洗馬姚撰祭文姚書題作寶彝文上進上大怒  
曰何舞文如此命置姚於獄候旋師行謫師行至榆林川晏駕

仁宗登極命震治此獄震擬進曰本名旗纛某寫作寶纛係是字體差謬當得宥罰

傳信錄云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

金純字德修直隸鳳陽府泗州人由太學生擢文選司郎中能聲茂著三十一年陞江西右叅政值久雨江漲民饑多方賑恤壬午年召爲刑部右侍郎永樂初採木湖廣郡民不擾八年扈從北征還京轉左命濬運河十四年改禮部左侍郎尋陞禮部

尚書扈行在十六年還南京協呂震理部事十八年同呂震扈行在十九年定鼎北京命巡撫四川考察官吏安綏軍民本年事竣還京仍協呂震理事二十二年調工部歷刑部致仕詳刑部

胡浹字源潔直隸常州府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乃黑見者異之自幼端重不好嬉戲弱冠入邑庠洪武中領鄉薦登建文庚辰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遷右給事中勤謹識大體士林譽之成祖入正統供職如舊永樂改元秋以奏稱旨陞戶科都給事中丁亥代署祭酒事上察近侍中惟浹忠實可托遂命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

爲善陰騰孝順事實書成俾以此勸勵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  
軌跡無不到在湖間最久丙申秋還朝丁內艱乞終制不允一  
日侍 成祖奏事獨召濬至膝前曰古人有言德勝才謂之君  
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眼前豈乏幹辦之才求一好人難耳吾欲  
用汝但汝官小數日 上召吏部特陞禮部侍郎吏部奏禮部  
左右侍郎俱缺遂陞左侍郎明年往巡江浙諸州授嘉議大夫  
癸卯復自均襄還朝 車駕親征北虜駐驛宣府馳謁行在初  
上卧不出聞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 賜坐與語  
凡所歷山川道理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  
民之事悉爲陳說 上欣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

漏下四鼓因進太嶽太和山瑞光圖及榔梅靈芝禮部請賀不

許先是 仁宗爲太子監國時飛語上聞 文廟屬往察之比

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

復疑 仁宗嗣位特賜誥命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聞曾有

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之官南京未幾闕章奏

見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議重用之而龍馭上賓矣 宣宗卽

位復禮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洪熙乙巳冬自南京來朝 上素

重之及入見顧問良久卽留任行在禮部事宣德改元春進禮

部尚書是歲秋漢庶人謀叛事覺贊 上親征事平受贊資

厚復給叛者家丁四人丁未 賜誥命授資善大夫復賜近

一區於長安右門外給關者二人戊申 上嘉其忠勤特 賜

銀章四其二曰文公世家曰清和恭謹尋以淡生辰 賜宴於

其第秋八月扈從巡邊至會州而還己酉命兼詹事府事辛亥

命兼行在戶部事 聖節御製詩一章 賜淡及蹇忠定楊文

貞文敏三公且曰朕茂膺 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因賜宴

盡醉而罷新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勳戚公卿皆往賀以爲盛

事立石廳事之右八年命同楊士奇等遊西苑倚任益隆每宴

見 上虛心問曰卿有何言得其章奏卽施行之時有芝產於

公署人以爲和氣所召 英宗踐祚惟圖任舊人待之尤厚凡

軍國重務皆與聞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每考績必有賚予



甲子以年至七十乞致仕 上以其精力未衰慰勉留之已已

上親征北虜命留守京師會 車駕北狩 郕王嗣位進太子太

傅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廷禁側澁手一揭帖文武重臣

羣立傳觀吏部尚書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給事中葉盛

等因起就觀語多文而切直首備 登極 詔旨以爲由此而

觀 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 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 駕

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 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未有

書上修史先生等語而逸其名甚驚異之漫言此得之高學士

衆因告之曰連日迎復 上意屢以虜爲多詐爲疑此所言若

封進見朝野同情或可感動 上心浚往質之三法司都御史  
王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以告京少保于謙等言便封進亦無妨  
蓋其意亦持兩端及葉盛等草疏同上且破匿名之說俄頃得  
旨繳進衆候諸途扣浚欣然言適三法司言不可進已還之高矣  
茲復取來故遲耳王文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吃牢飯也浚  
不答旋于戶龔遂榮聞捕治急首罪下錦衣衛獄門謝二鎮撫  
以其當具奏而不具奏坐不應尋會赦得釋及 英廟將旋浚  
屢奏迎復事 上多以虜情多詐爲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  
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輿情甚欣慰  
朝下多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爲來邪衆

素畏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少保于謙言防變方略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給事中葉盛等憤鬱不平造禮部問焉浚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彼欲如是言何能與辯衆服其老成有定見而其量亦不可及云辛未春因災異數見乞放免不許尋進少傅初廣西思明府奸人黃竑王世皆士官弟瑠以世嫡爲思明知府竑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軍民畏服賊不敢犯境景泰二年八月一夕瑠所部民兵四五千包圍其府黎明執瑠并二子家人頭目數其貪虐之罪幽囚府監二日并其父子俱殺之實竑且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灝景陽以其事

聞於官若欲爲仲理者已而巡撫刑部侍郎李堂總兵都督僉  
事武毅等發其情罪付獄究治坐當死竝遣人赴京先賂用事  
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東宮下禮部會官議都御史王文首  
言當立大學士陳循等皆唯唯深畏勢不能力爭於三年五月  
同衆復本如所請遂易茂陵爲沂王而見濟竟立以易儲恩  
進兼太子太傅時給事中林聰自言皇太子無過不肯署名  
王文怒目叱之林不得已亦署後王文嗾御史劾聰甥爲教官  
因聰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  
牘次及深驚曰林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卽移疾不出朝廷遣  
問之深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怖不安帝始知聰爲人所

詎竟坐末減八年 景帝有疾潑會吏部尚書王直等及科道等官請復 茂陵推學士商略主筆草奏其大略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陛下 宣宗之子見深 宣

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不易之常法稿成十五

日登正本期十七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其稿留於侍郎姚

夔及期都御史徐有貞附石亨輩奪門奉 英宗復辟殺少保

王文于謙謫大學士陳循等潑扶疾入朝乞謝事且辭師傅二

職 上憫其老從之 陛辭賜白金寶鑑金織襲衣給驛舟以

歸復 賜璽書有卿宅心允臧處事惟慎經變故無改厥常之

論歸之日鄉人老穉聚觀者以億萬計乃陳所受賜於堂感激

泣下遣子長寧詣闕申謝 上念其歷事累朝遂官長寧爲  
錦衣衛世襲鎮撫俾歸終養時弟克恭克寧克誠年皆七十餘  
蒼頭白髮聚樂一堂遂扁曰壽愷復優游桑梓者七年疾復作  
召諸子前曰爾輩圖報國恩勿墜家聲遂瞑目而逝年八十有  
九訃聞贈太保謚忠安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  
爲人平易寬和廉靜寡慾自奉澹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  
不苟歷事四聖立朝幾六十年薦拔士類甚多十知春闈貢  
舉之士盡出其門平居未嘗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爲  
長者但易儲一事不能力爭主國是於全德猶有歉云所著有  
芝軒集若干卷又嘗輯錄醫藥經驗者曰衛生易簡方經進又

有律身規鑑俱行於世

水東日記云 太宗命使使外濱行 面諭曰人言 東宮所  
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所書字頂  
大晚至我卽觀也甚至南京旦晚隨朝 勅免朝辭以不敢蓋  
凡所見 殿下所行之善退卽記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  
譁侍衛槌之仍口奏有 旨不問旣退朝亟 宣侍衛者賞鈔  
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  
媿其心 殿下之明斷也住稍久隣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  
也宜亟行則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奏令  
所從驛驢給校尉齎進也

瑣綴錄云正統中宗伯胡公澗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至四鼓乃隱几不寤竟失

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

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

斯文不雅觀矣老成舉措自得大體於是亦可見矣

守溪筆記云景泰時王文弄權忤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也會聰鄉人在吏部聰爲囑之文選出其手書文欲寘之死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

律廷臣附會無敢違者公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擬以大臣



囑託公事也而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奮衣出曰此疏吾不預公等自爲之遂罷公歸卧病不朝數日 上問以病對使太監與安問疾公曰老臣無疾前日議事驚悸不安爾安問何爲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安以告於 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聽得不死

漫錄云 英廟居南宮每遇 聖誕令節屢請羣臣入 朝問起居爲權奸沮言雖不行時論韙之

獻實云老成人國之著祭而士之表儀也胡公以碩德耆宿忠勤篤棊夙夜匪懈歷事六主並受寵遇晝接蕃庶冠絕百僚晏

子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斯之謂矣求之古者其文潞公之儔歟

楊寧字彥謚直隸徽州府歙縣人宣德庚戌進士尋詔歸進學壬子赴召明年授刑部主事謙獄明恕蔚有時名正統己未麓川思任發反朝廷命將征之簡寧隨征師次麓川境賊遣人納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喜悅乃獨進曰不可固請不已衆謂其迂檄令督運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比還京將兵者卒以失機被譴寧獨被褒賞特陞郎中歲辛酉大舉伐麓川總督尚書王驥知其料敵之審仍以寧行師入境王公指授諸將進取方略以寧督戰乃渡江攻上江寧奮不顧身督戰

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龍山賊柵險拒守寧曰  
賊狃於前勝當多方以誘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王公用其言  
令諸將並進連破七寨斬陶孟雍等餘賊奔潰遂乘勢擣賊巢  
乘風舉火烟焰漲天賊不知所爲死鋒鏑及墮崖溺水不計其  
數師還英宗親宴勞賜白金楮幣拜刑部右侍郎壬戌丁母  
憂夫戾憂甲子奉命叅贊雲南軍務至則練兵伍督屯耕興利  
去害不以勢撓而於懷遠人猶盡心焉先是有頭目恭頊者常  
効力隨征奏請置騰川宣撫以恭頊爲之用旌其義城騰衝險  
要以控制夷蠻建學舍選生徒訓令務學以變夷風先是麓川  
賊首逃於緬乃簡銳師若將有所向遣使奉詞責緬緬人懼哀

求出賊自効卒誅大憝兩賓侍郎侯璉

仰巡撫江西至則

按視郡縣增修城垣團集鄉兵訓以武藝賊聞風畏避不敢犯  
於是時益鎮以簡靜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景泰初還京  
奏對稱 旨有織金文綺羊酒之賜明日拜禮部尚書 毘陵  
胡濙協心政務濟寬以嚴人謂得體後二年以病足

少履

調南京刑部詳南京刑部

國朝列卿紀卷之四十一

禮部尚書行實

楊善字幼清順天府大興縣人革除中 成祖靖

城叙功授鴻臚寺序班永樂三年以奏庶吉士章朴藏方孝孺文集進鳴贊歷寺丞進本寺卿 上諭善曰朕初卽位凡吏治

賢否民情休戚皆欲聞之而四方之遠無由盡達自今方岳大臣來朝引見朕親問之以悉下情洪熙元年遣勞陽武侯善練習朝章居官恭勤自永樂二十二年掌寺事至正統十一年凡二十三年於 朝覲宴賞諸儀俱合典禮稱 上旨尋進禮部

右侍郎十四年己巳夏瓦剌脫脫不花及太師也先犯邊太監

王振請英宗親征吏部尚書王直等諫不從率六軍啓行善以右都御史從會車駕北狩善於百死中獲一生歸京人心洶洶不寧及景帝嗣位尊英宗爲太上皇人心始安旣也先入犯京師兵部尚書于謙與大將石亨營城東刑部侍郎江淵與都督孫鏜營城西善與交趾舊將王通守城虜攻城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鐵頭元帥死焉虜時少沮復擁駕北去太上皇在虜音問不通有自虜脫回方知無恙虜亦遣使求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善聞議和慨然欲往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上皇在虜庭食君祿者於心何安此爲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點

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於此因問  
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荅曰太平日久將卒  
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營  
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爾  
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 皇上卽位聰明英武訥諫如流有  
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  
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  
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子橛來者無不中傷卽從其計又一人  
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  
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闊者着人馬卽死打中最多也從

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  
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卽死亦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  
二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  
一人獻策云如今放槍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  
馬來衝躡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擦上毒藥排於四  
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皆  
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之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  
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  
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  
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



段疋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是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差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恠乃詰權臣因說曰

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  
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  
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  
此鐵錫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疋疋使臣去買止  
與一疋以此爭鬧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上如何知得譬如  
南朝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  
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回人所爲他將一疋剪段兩疋送與  
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  
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  
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軍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說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虜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虜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蚤出號令收回人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耳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

來後人說官人要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笑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太上皇帝及也先設筵送行云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好禮數卒之國威不屈兇虜懾服奉駕南還其忠義之氣亦足尚云本年以功陞左都御史仍掌鴻臚寺事三年易儲加太子太保天順元年景帝有疾羣臣請復茂陵未上善同文臣徐有貞武臣石亨等奪門奉英宗復辟以功封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仍掌鴻臚寺事子孫世襲踰月改兼禮部尚書掌禮部事善雖同景等迎駕賜爵

而存心謹實不怙權害人故徐有貞以罪黜石亨輩以罪籍惟  
善保終卒加封興濟侯謚忠敏

蕭昶字養善江西吉安府泰和人宣德丁未進士正統五年授  
吏部文選主事八年晉考功員外郎十一年陞稽勲郎中厚重  
優容喜怒不形而坦夷恂實不爲皎皎之行以取聲名久之陞  
雲南副使慎憲度理冤獄於軍民示以恩信不務搏擊及進右  
布政使益務鎮靜因其俗而順治之民夷帖然天順初年轉湖  
廣左布政使沉潛有幹局事必求於便民時苗寇弗靖用兵征  
剿調度甚繁昶節縮冗費出公帑餘蓄以佐芻粟嘗有勅督  
造戰船甚急衆議欲賦財於民昶不可白於巡撫白圭請清積

餘未代造全楚不擾其他於民有利興不利者罷行各中其宜  
天順四年春入覲畢 英宗召大學士李賢曰黜陟之典亦當  
舉行賢曰此 祖宗舊制卽勅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  
旌其未行超卓政績顯著叵與布政賈銓等以下十人 賜以  
衣服楮幣禮部筵宴 命太監牛玉大學士李賢吏部尚書王  
翱待宴以勵其衆輿論懽然隨於其中 召叵爲禮部尚書賈  
銓以貌不稱爲副都御史是年知貢舉學士呂原修撰柯潛爲  
會試考官揭曉後有落第舉人奏考官校文顛倒者 上問李  
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始解乃命叵會翰林院考前奏者多不能答題意因疏其狂

妄命枷號部前以示衆澆風頓息眎爲人朴實故蒞政臨民  
惠然稽古右文非其所優未幾以老致仕卒於家

石瑁字信之山西大同府應州人宣德己酉鄉舉癸丑進士擢  
禮科給事中性謹飭不務奇節正統九年陞金華知府蒞政嚴  
謹修舉廢墜甚得民心十三年處州劇賊楊熙輩流劫隣郡乃  
繕城聚糧爲守備計賊果猖獗爲浙東患 朝廷命將征撫而  
歸化避難之民與駐劄官軍不計其數皆仰給郡庾瑁調度有  
方事平餘積尚多總督上其功超陞福建右布政使益尚清謹  
簡在閩藩年久無赫赫譽而朴實相悞與民相宜進南京吏部  
左侍郎會禮部缺尚書王翱在吏部不喜南士喜瑁北人拙直

遂薦瑁代蕭昞爲尚書瑁不學少文典禮非其所諳士論譁然  
不服一日英宗召大學士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惟  
禮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上  
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  
畢靜鞭罷上起身召禮部瑁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  
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勅書選妃事上下金臺  
卽召賢曰石瑁動止粗疎失措如此何爲禮部尚書不自求退  
朝廷難於遣逐賢曰誠如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上  
曰若戶部侍郎張睿可以代之賢曰張睿老成人此職亦宜賢  
卽報瑁疏乞致仕瑁遂自陳上見瑁疏意却不忍因瑁爲人



馮質豈可因此小失而退 命太監牛玉 勅吏部尚書王翱  
與賢議賢等言石琚亦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膺可  
不動也七年以老致仕卒於家

姚夔字大章浙江嚴州府桐廬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擢吏科給  
事中累官禮部右侍郎天順下丑春正月景泰不豫尚書胡濙  
病告夔強之出十四日率文武大臣於左順門問安退集東閣  
議立 皇太子上疏懇請允次日夔欲率百官伏闕以請是  
夕與學士商輅議定遂歸十六日早三鼓至朝房輅具本稿有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  
等語夔躍然舉筆於立上添一復字時侍郎鄒幹等俱稱善已

時入朝衆議合文武大小官僉名且一樣寫二本因遲誤延至  
十七日早變作弗果進 英宗復立石亨輩竊弄威權夔視之  
如常亨憾其不附已乘間調夔南京禮部 英廟素知夔爲人  
且聞正月立儲之議未幾驛召至京 賜二品服轉禮部左侍  
郎戊寅吏部左侍郎缺一日 英廟召大學士李賢曰吏部乃  
天下人物權衡非他官比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  
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姚夔表裏相  
稱有大臣之量 上遂用之有真定守以重賄賂亨挾勢嗚復  
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奏彙來判夔擲筆大言吾寧不做侍郎  
不判此彙事竟止後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夔之名益重癸未遷

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夔詳雅敬謹明於典禮克稱厥任 上  
深嘉之甲申 憲廟嗣位命侍經筵 賜白金綺寶等物成化  
乙酉 上耕籍田幸太學皆從夔所請宴賜有加又大同僉兒  
庄本北虜入 貢正路至是虜使有從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  
之奏許之夔請筵宴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夔令通使諭  
旨云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故 朝廷有大筵宴相待  
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比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  
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夷之體丙戌會試夔知貢舉預陳數事  
以杜僥倖閏三月進資善大夫五月夔率羣臣上封事其略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

宴安肆於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  
妄費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欲養  
天和留心萬機無忘正務 上嘉其言慰諭甚至丁亥正月

賜金織麒麟文綺七月以災異數見乞致仕 上曰卿謹慎老成  
朕方信用不允辭朝鮮進海東青夔言非故事宜下 詔自今  
非常貢之物不得進以示不寶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  
羣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官以繁  
子嗣然此事自 陛下身上用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  
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留  
心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動息遵 祖宗舊規以

順天意。上嘉納之。慈懿皇太后崩，卜葬有異議。內閣大學士彭時等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夔率羣臣覆奏詞甚懇切，有曰：山陵宗廟聖考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禘廟之禮少有疑阻，關係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禮改從正者。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當時雖賴內閣臺諫維持而夔力居多，夔在禮部會議，條陳多進謹言。但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乃欲會大臣收質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於全德。不無歎云：五年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詳吏部。

鄒幹字宗盛，號順菴，其先浙江嘉興人。後徙杭州府仁和县。徙餘杭，故今爲餘杭人。父濟詹，事府少詹事，贈太子太保。謚文敏。

太宗皇帝時爲官寮卒時幹尚幼適仁宗皇帝監國南  
京遣充應天府學生親加訓勉賜鈔二千貫仍月給米二石  
以資養之幹感激奮勵力學不懈正統戊午中鄉試明年己未  
遂登進士第庚申初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陞署武選司員外  
郎郎中己巳八月北虜犯邊英宗北狩京師戒嚴一時所需  
甲仗糧餉未有能任其劇者乃超遷兵部右侍郎幹殫竭智力  
日共厥事倉猝間發廩以給兵士或不候奏報而行一日兵士  
擁東城門請給馬草適鄉民萬計避虜走城下叫號求開門守  
者難之幹曰草不得則廐馬不過瘦死爾城以衛民若無所衛  
焉用城爲且聞虜距城尚遠若至近境門開無及而民皆死矣

竟從其言獲濟及虜退明年改元景泰被勅獎諭辛未清軍  
職貼黃事竣改禮部壬申奉勅考察山西官吏癸酉河南鳳  
陽等處大水詔往救荒民多受惠凡奏免稅糧若干萬石既  
歸命督易州山廠薪炭積弊頓革因奏設主事一人綜核其事  
幹獨總其綱而已居三年召還治部事尋陞左侍郎進階正議  
大夫資治尹天順丁丑英宗復位尚書胡濙方致其事去諸  
冊立大禮並從幹詳定而行時襄王來朝故事當祭禁門  
而入自遷都後來朝禮絕莫有知者幹檢太常故典行之及  
上不豫復行皇太子御文華門代朝禮成化丙戌命撫安畿  
內許便宜行事明年以老辭不允未幾特拜南京禮部尚書時

祭酒周洪謨奏復會饌 詔幹與工部議卒尼不行居二年召  
還禮部尚書仍令 經筵侍班幹性謙謹喜揚人之善處事是  
非不肯詭隨嘗因災異首以妄費濫賞及修苑囿設齋醮爲言  
後以度僧道過多因極言其弊奏爲定制多遵行之少待文敏  
公多聞典故及居官徃徃述以諭諸寮屬其言皆可書者十四  
年加太子少保十六年當道者求缺處知已謀太監汪直嗾科  
道劾幹與南京兵部尚書薛遠當罷特 勅致仕令馳驛還仍  
今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僕夫四人居壽八十四至弘治五  
年卒卒之前二月以杭屬縣大饑心切憂憫手具疏以聞 上  
嘉其身居田里不預政事能達民隱如此 詔有司如所奏賑



卹卽出內帑文綺 賜榦以旌其賢及聞訃贈太子太保謚康靖

周洪謨字堯弼四川叙州府長寧縣人正統甲子領四川鄉試第一明年復占一甲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建言復提學憲臣以振作人才景泰壬申陞左春坊左贊善仍兼編修丙子修寰宇志成陞侍講天順戊寅改侍讀署南京翰林院事甲申

憲宗卽位召修 英宗實錄進侍讀學士洪謨以文爲業然有志政務多所建白在翰林卽勸 上勤經筵以講聖學謹內治以敦政本復條陳十二事以進及蜀寇作與長寧隣境稔知其出沒設禦備之術甚悉遂見擒而地方晏然丁亥陞南京國子監

祭酒四年言會饌乃高皇帝成憲歷年遵行以致學規嚴肅  
生徒勤謹自景泰中因無柴薪暫且停止其後因循廢弛至今  
未復訪得南京抽分廠積有柴薪宜令議復詔下南京禮工  
二部計議洪謨又言監生丁憂多有詐冒令原報父存母亡母  
存父亡并無祖父母嫡繼母者其丁憂二十七箇月俱准坐堂  
若父母俱存者第一次丁憂准坐堂二年第二次丁憂准坐堂  
一年半若有父母并有祖父母嫡繼母者第三次丁憂准作坐  
堂一年四次丁憂准坐堂半年所在官司里老保勘庶使無喪  
者不詐有喪者不匿矣其在家丁憂者預令申達咨呈丁憂之  
日爲始亦不得出一年之外其就教復監監生在部聽考日期

以六閱月爲率除考期及往迴水程九閱月准作坐堂餘月以皆不准諸生告畢姻者有妻沒於家有司先聞於部以待回娶上命禮部議以親喪服制無遞減之例惟令監生下憂者放罔卽爲虛曠餘如之 上命照近例行自是凡丁憂事故給假者俱不准坐堂尋令監生患病一年之外不復監者放爲民又令監生畢姻者如洪謨所言冬十一月又奏言每年差監生六人解毛襖淹滯虛曠以致年久不得出身乞比照廚料事例免差爲便從之五年七月又奏請增設東廂房簷下小門一扇以便關鎖防護書籍從之六年七月又奏言本監紅板倉二十座係

孝慈高皇后積糧以惠養監生妻室乞爲修理庶以表著 高皇

后良法美意於億萬年也 詔從之自后建倉房易蘆席覆以  
瓦七年改北監祭酒諱丁憂十一年補原職整飭規矩表率生  
徒且言修祀事廣倉儲禁酷刑減正稅攘虜撫夷六事 上悉  
嘉納之又奏准申明洪武二十年學規二十八條備榜戒諭十  
二年七月奏請加孔子封號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若謂孔  
子陪臣不當稱帝則先儒羅從彥嘗曰唐既封先聖爲王襲其  
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所封乃當時文王之王  
既正南面之位宜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邊十豆各增爲十  
二六佾之舞增爲八佾之舞且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  
祝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兩階今舞羽居上而樂器居下非古

制也宜令典樂者改正 上命禮官議之於是尚書郝幹上言  
正統十二年三月巡按直隸御史李奎奏請加封孔子 英宗  
皇帝制曰孔子萬世帝王所尊已有大成至聖之號 祖宗以  
來既仍其舊不必增益今聖神廣運出於伯益贊堯之詞不若  
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猶可以擬議也洪武中新創南京太  
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故當時祭酒朱訥奉 勅撰文有像不  
上繪祀以神主百年夷習乃革之語今北監所有塑像皆因元  
舊不忍撤毀耳以此觀之冤旒蓋因塑之舊亦非 聖朝之制  
而籩豆佾舞之數則祖宗斟酌已有定式矧易謚號加器數舉  
不足爲孔子重輕所貴乎孔子之道者在身體力行乃尊崇之

實耳所擬加封籩豆佾舞俱當仍舊惟佾舞居下則行太常考  
正之。上是其言九月壬子洪謨復奏言孔子之道莫先乎禮  
樂今欲體孔子之道亦莫先乎禮樂若不備其禮樂則無以將  
其誠敬報本之議既疎體道之功安在。上乃降制曰尊崇孔  
子。朝廷盛典籩豆佾舞俱如洪謨所奏增之十四年擢禮部  
右侍郎尋轉左進本部尚書有言事載璿璣玉衡蔡傳不得其  
制乞改造以備占候既成有羊酒寶鈔之賜後烏思臧等處入  
貢其貢使數踰舊制一歲中有至二四千人者賞賜糜費不可勝  
計自長河西諸蕃皆冒以圖利上言此特無印符無驗耳宜照  
依海外諸蕃例各給與符二十道人貢備填貢使物數於上

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以防詐偽 詔從其議其費始省丁未  
進太子少保時月當食不食或以爲宜賀洪謨謂此陰盛之象  
其可賀耶遂止膏奉 命祭 天壽山神見役夫運載相繼於  
道知有所營建歸言月令云盛夏不可興土功又曰舉大事則  
有殃今歲大旱未必不由於此且時方炎蒸人易疾疫宜暫休  
息之不報及 孝宗卽位之元年以老致仕旣歸老蜀中惓惓  
不忘 朝廷有力疾疏安中國御四夷十事遣人馳進悉 命  
所司議行蓋忠勤之心至於終身乃已三年以疾卒年七十二  
謚文安平生尤善著述凡經史稍有疑輒訂正之其爲文簡直  
不爲奇險語而理致明白粲然可愛所著有疑辯錄三卷與朱

熹相矛盾辨春秋所書正月據戴良以爲建寅寔非建子好異者喜之有南臯子集二十卷箚齋集五十卷又手製璿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制工巧識者服其精

菽園雜記云成化辛丑歲西湖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予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時河間陳公鉞爲尚書必欲覆奏予草奏大略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 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駮服並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據力言當却之如或憫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貢之禮若遣大臣



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况以甲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後世公覽之恐拂上意乃咨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爲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狀如黃犬但頭大尾長各有鬃耳

耿裕字好問河南河南府盧氏人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累官吏部尚書調南京禮兵二部弘治元年召爲禮部尚書時

孝宗初政勵精圖治多行大典禮裕素博雅通知古今能斟酌而  
行得會通之宜時以災異求言裕率左侍郎倪岳同羣臣等陳  
七事一預節親藩一懲究欺弊一均平銓選一照例附選一減

造軍器一遵復舊制一裁抑侵尅大意謂田土有限藩封日增國賦日消乞開示條件之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得輒行奏討人人臣事君以不欺爲本如雲南之木邦貴州之青甸江西之南贛以至兩廣三邊南北兩畿之間侵犯者不爲尅復之計盜竊者不聞捕剿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爲賊假敗績以爲功捷奏率爲虛聲掩護遂爲良策宜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弊又兩京官職出身旣相同而遷轉之際乃至懸絕及監生考勤上選先後互異須斟酌通融庶事體歸一又南京兵仗局前廠建造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聽候應用今地卑年久朽壞綉爛有名無實乞暫且停止以候減半成造

至於鈔關收稅乞免戶部差官照舊制 勅鎮撫鎮巡委府官  
管理及曾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複抽分上謂有防微  
杜漸之意深嘉納焉 崇王嘗乞詣京師朝賀 勅諸臣集議  
裕言 王雖至親於制不宜况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  
堪 上從之西夷貢獅子上言賈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  
而來非由故貢道宜卻其物亦從之畿內多自官以求進者紛  
然行路上疏請治其罪一時雖不能盡絕然自是禁例甚嚴無  
敢再犯者癸丑改爲吏部尚書加至太子太保卒謚文恪詳吏

部

倪岳字舜咨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應天府上元縣籍天順甲

申進士改庶吉士累官翰林學士成化二十二年陞禮部右侍郎二十三年 憲宗賓天充山陵使時 孝宗初卽位典禮令集皆下禮部尚書周洪謨老多疾議擬多出岳手遂釐正祀典凡京師諸神祠淫名侈費諸不經訓者裁革殆盡 國朝自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岳力辯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太宗爲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新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

祧主合享亦應古禘祭之制時又言 孝穆太后當祔廟者復  
詔議之岳言 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  
奉先之儀奏上 詔悉從之時程敏政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  
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  
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  
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則何可盡廢七十子名字自馬遷  
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何可臆定於是咸仍舊弘治元  
年進左侍郎時以災異求言岳同尚書耿裕等疏寅畏天戒七  
事未幾復陳八事 上嘉納焉其 宗室冗官二議雖格議者  
避之二年撒馬兒罕差人進貢岳具奏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

蠟暹羅滿刺加國瓜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與廣東布政司  
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人進  
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  
例并請 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  
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 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  
卽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合當叅究 上從其言差官阻回不  
受獻六年進禮部尚書時年始五十會京師大雨雹具言雨雹  
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 上  
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  
貪進忠直時有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

坐岳言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玉食糜費錢糧前擁後訶擅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骷髏法碗以穢污之物冒陞賞之榮名曰祝聖實爲妄誕 皇上首賜罷黜中外稱聖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寫遠動萬里之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 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搔擾驛遞勢所必至於 皇上初政之清明 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又西域胡人從海道進獅子岳言獅者外夷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所宜畜非真豈不爲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 詔還之八年七月有 旨 聖祖母年老念叔

崇王欲得一見便寫 勅差官取來岳極言 朝廷事必須上揆  
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然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  
三焉又非前議之所及者此皆切於今日之急務於理不可不  
預爲之慮者今果奉 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  
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厯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疏上不納後復奉 旨免王  
來岳力居多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部率類其凡歲終一復以  
爲故事岳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經史懇懇爲 上  
言之弘治九年知貢舉岳凡三知貢舉防範嚴密如帖圖編號  
每因舊法出新意後遂不可易本年改南京吏部累官南京兵



部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卒謚文毅詳吏部

徐瓊字時庸號東谷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自幼穎敏知向學博通經史爲文奇逸不滯景泰庚午辟鄉薦天順元年丁丑會試中式時英宗卽位見士習不正民風不淳首以求賢安民策士瓊對稱旨賜進士及第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明年戊

寅與修大明一統志五年志成蒙賞資壽丁憂八年起復

補編修會憲宗御極與修英宗實錄成化三年丁亥實錄

成以纂修校正功陞侍讀尋典應天鄉試十二年秩滿陞南京

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二十二年南京國子缺祭酒以年勞

陞南京太常寺卿掌監事弘治二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六年

召爲禮部左侍郎時尚書倪文毅公岳清德宿學爲世推重挺  
然任事不少規避權貴忌之瓊托嫺貴戚垂涎代岳會九年南  
京吏部缺尚書舉岳補之遂陞瓊爲禮部尚書衆論譁然不平  
初嗣部度僧道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  
請左侍郎傅瀚持不可遂同議上疏仍改十年給度之例又太  
常寺卿崔志端謂本寺與光祿寺太僕寺不同不係禮部統屬  
瓊具奏 朝廷每太事會議止該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  
未聞有太常寺也今欲與九卿衙門齊得手况本寺乃祠部之  
一事與光祿寺爲膳部之一事太僕寺爲駕部之一事相同但  
以此三事乃事之大者所以又設此三等衙門以專之耳今太

僕寺既屬兵部光祿寺既屬禮部矣獨太常寺與禮部齊可乎  
正以崔志端發身道流穢行彰聞累經彈劾未蒙黜退乃敢愈  
無忌憚忍爲欺罔通應究問 上戒諭志端於是懣然不語十  
一年武宗以青宮出閣加太子少保因四方災異下罪己事

上可之十二年己未知貢舉是年主考學士李東陽禮部政保  
特名敏政發策以劉靜修退齋記爲題人罕知者其號幸門生  
徐經平日獨伺得之嘗與南畿解元唐寅陳說至是舉以發難  
舉荅無遺二子矜誇雀躍輿議沸騰謂敏政賣題受賄給事中  
葉杲劾之瓊關知敏政在闈皇惑失措自言夙構試目疑爲家  
僮竊賣乃繙閱試卷凡知策問出處者俱黜落揭曉後給事中

林廷玉復疏言敏政受賄雖無指實而自言家人竊賈跡有可疑  
詔逮敏政經等俱下獄經服稱平日嘗以雙綺饋敏政敏  
政受之出入門下夙構試目實從家人購得之獄成敏政奪職  
經寅俱爲民論者謂敏政跡雖可疑而瓊知貢舉使物議蜩起  
亦不能辭其責云瓊以高第致位宗伯遭逢 孝宗明聖在上  
不能展譎陳慮舉 明主於三代之隆徒納款中貴驟致通顯  
屢經給事中彭城等御史余濂等交章論列去位職者惜之  
傅瀚字曰川江西臨江府新喻縣人自少秀異讀書過目成誦  
始就外傅則往往推究奧義人多奇之天順癸未會試科場災  
寢疾幾殆忽神人見夢曰勿憂也公前程遠大疾今愈矣其年

八月終會試甲申 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除翰林檢討

憲宗一日於內得古帖斷爛不可讀 命中使持至內館適瀚在

直次爲韻語須臾授中使以復 上大悅有珍饌法醞之賜九

載進修撰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宗於春宮遷左諭德兼檢討

充 經筵講官及 東宮講讀官時方士李孜省爲通政使得

侍經筵瀚進講極言汰冗官李啗之不爲動 孝宗嗣位以舊

學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充 經筵講官兼日講每進講誠

意懇切敷陳詳婉而進止雍容 上每注聽焉四年修 憲廟

實錄成進太常寺卿兼侍講學士掌院事六年遷禮部右侍郎

九年南京缺尚書僉舉尚書倪岳瀚言倪之才何可寘之南或

謂倪徃公不當次進乎瀚曰吾知爲國違卹其他及金谿徐公瓊進尚書瀚轉左侍郎徐凡事多倚成之司屬案呈必自問曰傳先生以爲何如初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復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例時以龜山楊時從祠孔子廟廷言者因謂羅從愿李侗亦當從祠瀚言二子著述脉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濫乎乃止已未知責舉俄用廷薦以本官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仍兼日講官會典副總裁庚申進禮部尚書會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災異因疏言今賦重

役繁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庶民困苦可蘇時陝西地震異甚復率諸公卿條奏三十一事如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齋醮省上供尤拳拳焉奏留中又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者所陳謂當如拯焚猶恐不及而則聽彌月未賜宸斷何以回天意哉疏上報可保定獻白鴉謂祥瑞不當奏又陝西守臣熊翀得玉璽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爲傳國之寶復出也澣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贗作無疑即使非贗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爲寶得之者君臣動色相慶我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代之璽傳之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

藉於彼哉 上廼以其重屬庫藏之壽以足疾在告 上數遣

醫來視而乞致仕不允瀚雖在告日理部事不怠或勸少輟公

務願養心神瀚曰吾憂 上知遇辭祿不可職事在吾其敢自

佚一日謂于元曰吾其歸乎夜夢祖妣來視吾疾壬戌二月二

十日歿於官年六十八 上賜寶鑑爲治斂具贈太子太保謚

文穆 論祭者二給卅車遣官護行爲營葬事瀚好學力行至

老彌篤平生著述多本於理書灋道飛有晉人風韻弟潮亦攻

書灋時人稱一家二妙性縝密有矩度事必思而後行生平涉

歷聞見隨手籍記人有遺忘者必歷指陳其在 上前雖舉步

後先高卑輕重疾徐毫髮皆可較勘雖中更變故卒不火正聞



人有善汲引如不及同鄉故人有客死者闕給斂葬務令得所  
兩主文衡人稱其公明嘗曰應事接物以身體之則無不當故  
自號體齋但同鄉監生江鎔誣奏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或謂瀚  
嗾之而嫁禍於程敏政謝遷王華咸中誣之及敏政死瀚代之  
家人驚見怪異瀚憂悸成疾卒豈其實有之將誣之也不能不  
致疑於國史所訾云

張昇字啓昭號栢崖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性機高朗耻逐促  
促者伍爲文務明正典實勿煩雕琢今迂謫以害道應成化戊  
子鄉薦明年己丑會試中式入對大廷 憲宗舉銓衡塗壘衛  
所員溢并常平均田四事求宜於時會於道者策之昇對稱

吉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在翰林益觥觥自持不少列觚角十四  
年陞左春坊左贊善兼修撰十五年陞左諭德仍兼前職二十  
一年丁憂弘治元年起復陞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時大學士  
劉吉用事威權隆赫又善駕馭言官莫不昏暮欵門柔佞取悅  
聽風旨指劾諸司舉朝凜凜無敢少忤其意者又忌昇抑之昇  
以劉吉抑已因天變劾奏萬安尹直相繼罷去獨吉尚留上疏  
極言劉吉奸邪蔽主之狀且言其能駕馭臺諫聽其指使害人  
貴戚萬喜依憑宮壺兒媚薰灼吉與締姻請託公府賂入私囊  
詞甚激直吉諷六科科三道如魏璋等交章劾昇陰阻言路遂  
左遷南京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未任丁憂吉初報復言官論已

悉加貶竄而言官甘爲鷹犬不愧後 孝宗知內閣與言官交通之弊於言官犯法不少假借而一時言路一清肅知懼不敢聽人主使舉劾人者皆昇一疏之力也五年吉去召復原職七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每侍講經筵閑雅詳明於篇終必有規諷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爲 上誦之以資啓沃九年陞禮部右侍郎時尚書金谿徐公瓊左侍郎新諭傅公瀚並出江西士夫嘆賞以爲盛際昇又連厲骯髒視卑陬咕囁之態不啻若臭穢於徐所行匡翼甚多十二年轉左侍郎十五年瀚卒於位進本部尚書益開習禮制隨事獻納凡釐祀典擇賢才禁奢靡重名器省供應可身任者次第行之每遇災異率羣臣

修省措切無所忌時崔志端以樂舞生爲同官每裁抑之御史楊儀之子從禮曹游偶遇昇撻之儀遂劾昇不報癸亥大明會典成自總裁以下賜燕禮俱查舊章舉之三知貢舉於壬戌乙丑二科懲已未之弊預陳條件酌舊規附新意以杜僥倖故事訖無敢譁者會孝廟賓天武宗嗣統凡吉凶祭祀冊拜慶賚及儀物制度觀其會通無違禮尋加太子太保正德元年侍經延賜白金綵幣車駕視太學賜坐藝倫堂丁卯逆瑾竊柄爲晉藩事惡其不附已擠之遂勒令致仕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僖李傑字世賢直隸蘇州府常熟人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四年授編修十三年轉侍講乙巳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一年進

侍讀學士弘治元年遷左庶子仍兼前職辛亥陞南京國子祭酒以纂修勞支正四品俸在監無所建明六年守制八年服闋改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庚申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五年改禮部右侍郎十六年轉左正德紀元預修 孝廟實錄充副總裁大學士焦芳擅竄國史傑亦末如之何二年書成陟南京吏部尚書丁卯調禮部尚書時逆瑾用事晉府鎮國將軍表櫟賂瑾求封爲郡王傑持正不與瑾銜之竟以是去位卒贈太子少保

詞林記云瑾之柄國虐熾薰灼一時附麗奔走惟翰苑居多傑不屏其身不挫其志亦可尚也

劉璣字世衡號省齋順天府大興人成化戊戌第進士改翰林

庶吉士授檢討弘治己酉轉修撰 憲廟實錄成進侍講經筵

武宗出閣轉侍讀學士日侍經筵講讀十三年會典成遷學士十

六年進少詹事兼學士時代府世子以酗酒革爵及卒 朝廷

葬以世子禮其子嗣王以追封請且欲祔 廟下禮部集議不

可機曰葬以世子其罪已原進封固宜也不可廟享乎 上以

其言爲是進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兼學士入內閣典 誥勅兼

實錄副總裁正德二年陞禮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三年仍命

管 誥勅五年遷吏部尚書數月逆瑾伏誅以人言致仕詳南

京兵部

周經字伯常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人弘治九年拜戶部尚書十三年庚申夏五月以星變乞休上特進太子太保允之賜勅褒諭十八年起南京戶部尚書未任正德三年太宰許進素重之嘆曰使周伯常不用吾死不瞑目矣推起禮部尚書會逆瑾司柄乞致仕不任後卒於家贈太保謚文端識者稱爲國朝戶部尚書第一云詳戶部尚書

白鉞字秉德直隸真定府南宮縣人父圭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成化甲辰舉禮部廷試第二名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戊申同修憲廟實錄以內艱去癸丑同考禮部丙辰秩滿遷侍讀已未充經筵講官壬戌復同考禮部武宗在春官充講讀

官癸亥修大明會典成進侍講學士 賜宴禮部尋 命與  
修歷代通鑑纂要甲子考南畿鄉試乙丑以登極進學士加  
從四品俸充日講官正德丁卯 命教庶吉士署院事擢禮  
部右侍郎 賜御製蟠龍諸勅并纂要本年改吏部三年轉左  
尋陞禮部尚書己巳 賜玉帶庚午復命兼學士入內閣專典  
誥勅掌詹事府事詳詹事府

費宏字子充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詳內閣

傅珪字邦瑞直隸保定府清苑縣人成化丙午舉順天鄉試明  
年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弘治二年授編修甫三月丁憂服  
滿復舊除九年禮部會試充同考官尋爲經筵展書及內書



教書十三年兼司經局校書纂修 大明會典書成陞左春坊  
左中允兼編修 賜以金幣十八年復同考會試是年陞左春  
坊左諭德兼侍讀經筵講書有金帶緋衣之賜正德元年纂修  
孝宗實錄清理軍職貼黃明年主考應天鄉試又明年主考武舉  
咸稱得人四年 命教庶吉士於翰林院進日講官是歲實錄  
成甫進呈執事者例當陞職時逆瑾竊政以翰林官不附已欲  
摧抑之乃搜索往事以 大明會典字多舛訛珪嘗預修 詔  
奪其官降修撰尋以實錄恩陞 中允未幾陞侍讀學士五年  
陞學士主考順天鄉試頃之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時太宰楊  
一清善招拔外號乘直陰樹私黨又通餽遺珪數言其不公一

清不堪於七年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耳時諸司當瑾虐政之餘事多因循廢弛既蒞位則飭治振舉事無巨細一遵 祖

宗程法杜絕請託人不敢干以私條陳十餘事皆關國家之計又以四方災異疊見凡有至者皆具疏以聞時內閣李東陽婚爲儀曹郎中恣橫不法珪乃劾其廢法咎責其婚郎中遽遷開曹避去教坊禮部屬也優人臧賢輩憑 寵賜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又以其舊篆狹小詭奏篆文模糊請易鑄珪令但做舊式鑄與之諸教坊官乃日騰謗欲以中傷部屬吏部屬吏懼珪呼教坊官至部語之曰汝輩皆供事日久亦有長曉事者汝不計一身寧不爲子孫地平衆皆稱謝不敢而心銜之 上方好佛

法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無微以諫番僧奏討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珪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至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又西番僧法王佛子封號皆關禮部皆執奏以爲狄教不足崇國制不可廢士論翕然稱之盜劉六擾中國勢炎熾太監陸闇以侍郎陸完征之不滅乃先行左右賞闈后曹又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多官議可否衆依違不斷珪怒而言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志賊在肺腑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唯唯尚可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傳旨令致仕卽速裝就道在廷之臣皆咨嘆以爲不當去珪曰吾受朝廷厚祿而無分

毫補益今日之去乃全我兩京臺諫交章薦之不報既歸清苑  
杜門謝客跡不至郡闕園城西蒔花植木日與親舊飲賦詩爲  
樂絕口不談朝政京師雖至交亦不通書問郎山葛洪諸山皆  
郡之勝携親友往遊其間浹旬而後返峻絕幽邃人所不至之  
地皆留題焉十年四月以疾卒年五十有七爲人厚重朴直沉  
毅端方耻浮薄寡嗜好內剛外和與人言侃侃無所隱伏自檢  
甚嚴於繩墨不失尺寸居閑渾然遇事則精核明審人不敢欺  
主應天試事時應天簾外官有行私者既知不可爲又畏其人  
之權勢乃欲委禍於珪送廩餼時令一私人隨至簾內欲有所  
請白卽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說者

謂當時一容其人啓口則行私者得以藉詞矣在禮部猶稱執法一時士夫倚以爲重爲文平正不事刻刻有北潭集八卷藏於家卒之日棺槨衣歛之具皆自處分書籍詞翰之類皆封以付諸弟且戒之曰珪無才無德叨冒朝廷大官清職愧無寸補死後勿乞恩祭葬以重吾罪勿求墓志銘勿作佛事旣卒撫巡官以聞上命賜葬祭珪在翰林時無所事事無以表見及柄用則剛大之氣忠貞之節經濟之才鎮定之方皆併見焉而其處進退死生之間尤爲俊偉求之古人蓋無愧云

侍郎崔銑論曰銑在南封部常與羅太常圭峯論內閣臣圭峯曰能割頸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圭峯曰求

其次邦瑞可矣銑謂傅公樸木人斯言殆激與及後乃深嘆圭  
峰之智云

劉春字仲仁四川巴縣人成化癸卯鄉試第一丁未進士及第  
授編修弘治辛亥轉修撰庚申充 東宮講讀官秩滿遷左諭  
德癸亥預修會典進侍講學士正德紀元陞學士辛未擢吏部  
侍郎充 經筵日講官明年陟禮部尚書凡舉動皆爲久遠計  
不務目前西僧有欲奪民地於甘州且乞遣官督建寺時關中  
饑甚春力爭以爲不可謂非止病民邊警至不可支持竟停之  
占城世子失國竄居邦都郎請封春曰春秋公孫青尚不辟命  
於衛况天朝乎疏上已之宗藩請封及婚嫁弊孔百出春卽檢

其行駁者盡語之吏不得欺以求賄又以祭葬監議關係勸懲乃奏爲定格要家及故舊有以厚利力請者不爲動久之亦安其所宜得心亦莫之怨也每勲戚大臣病故上遣諭祭喪家輒厚幣爲謝習以爲常春曰以尚書而受其贈遺豈惟輕已如國體何故事功臣襲爵表謝又皆禮部堂上分撰謝以銀幣悉却之其謹峻有守如此又明年改南京吏部尚書

毛紀字維之山東萊州府掖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弘治二年授翰林院檢討十二年陞本院修撰十六年陞本院侍讀十八年陞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讀正德元年丁父憂四年起復以會典故降侍讀本年以寶錄成陞翰林院侍讀學士尋

陸本院學士五年陞戶部右侍郎本年陞禮部左侍郎六年丁  
母憂十年起復改吏部左侍郎本年陞禮部尚書尋兼翰林院  
學士時遣使西域齎香供紀言西番遠在萬里 祖宗朝賜法  
王國師名號用以滿原令不擾邊疆供媚之失大朝體又以儲  
嗣未建乞早定大計十一年命掌詹事府事管內閣 誥勅十  
二年五月命兼東閣大學士入閣管內閣

李遜學字希賢河南汝南府上蔡人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弘治丙辰出補浙江僉事以憂去辛酉服闋陞陝西副  
使又以憂去起復改山東前後更三任俱督學政所至務從寬  
厚頗得士心正德戊辰召入爲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仍兼侍



講是秋 經筵講尚書多所諷諫裨益弘多李西崖以一鳴驚人稱之庚午擢戶部右侍郎提督太倉尋改禮部壬申陞左侍郎乙亥陟南京禮部尚書十一年丙子以慶賀入京調禮部十二年兼學士掌詹事府典 誥勅命授庶吉士業詳詹事府

毛澄字憲清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人弘治癸丑廷試第一授修撰丙辰同考會試己未預修會典癸亥轉左諭德兼修撰預修通鑑纂要甲子侍 皇太子於東宮充講讀官敷奏明暢 孝宗聞之甚喜徹 御前中秋宴以賜之乙丑 武宗登極擢左庶子兼侍讀 賜金廂束帶預修實錄值內艱歸逆瑾柄國奪所陞秩瑾敗起復仍官侍讀庚午進侍講學士典順天鄉試九

月署國子監事辛未充 廷試讀卷官擢學士充日講官壬申  
掌院事教庶吉士讀書甲戌主考禮部會試尋陞吏部右侍郎  
丁丑進階通議大夫禮部尚書值 武宗南巡公上疏諫阻兵  
部尚書彭澤坐哈密事將置重典公預廷議首救免之己卯

賜蟒衣玉帶逆濠就擒江彬擁邊兵邀 駕駐通州 命文武百

官大臣出迎人人自危公倡正議謂當訊賊告 廟悉從之辛

巳四月同駙馬都尉崔元奉迎 世宗於郢邸 賜白金千鎰

綵段十襲預修 武廟實錄充副總裁加太子太傅冊立 中

官皇后充副使持節行禮未幾以議禮弗協乞休卒於興濟舟

中贈少保謚文簡澄遠事 三朝忠勤敬慎終始如一論事侃

侃不能爲媿阿有古大臣之風云

羅欽順字允昇江西泰和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授翰林編修十三年陞南京國子司業正德二年忤逆瑾黜爲民五年起原職七年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九年陞南京太常寺卿掌南翰林院事十年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十四年改吏部十六年轉左嘉靖元年陞南京吏部尚書二年改禮部尚書未任丁憂六年起吏部尚書未任詳吏部

汪俊江西弋陽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二年任三年致仕

席書四川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嘉靖二年任六年入閣詳內

閣

吳一鵬直隸長洲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六年任本年調南吏部八年致仕

桂萼字子實江西安仁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六年任七年改吏部後入內閣詳內閣

方獻夫字叔賢廣東南海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七年任八年改吏部後入內閣詳內閣

李時字宗易直隸任丘人弘治壬戌進士嘉靖八年任十年入閣詳內閣

夏言字公謹江西貴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嘉靖十年任十六年入閣詳內閣

嚴嵩字維中江西分宜人弘治己丑進士嘉靖十六年任二十一年入閣詳內閣

張璧字子象湖廣石首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二十一年任二十三年入閣詳內閣

費宋字子和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祖應麒生五男曰珣鄉貢士曰瑄舉進士貴州叅議曰璠以子文憲公宏貴贈少師曰璵卽宋父曰瑞鄉貢士與娶張氏生宋在胎七月而誕弱僅盈掌然啼聲若鍾左耳下有七黑子識者知其非常人也長益穎異正德丁卯舉江西鄉試辛未舉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癸酉授翰林院編修時寧濠陰蓄異志以婁氏故欲結納之宋拒弗

近濠中銜之會濠賂倖貴謀復護衛文憲當國柄持不可案替  
協之功居多翌日矯旨褫文憲及案官比歸濠遣人陰伺之乃  
微服從小舟夜數易泊所以避不測文憲舟果爲濠黨所焚僅  
以身免抵家濠猶使羣盜劫掠墳墓已卯濠殺撫臣以兵叛案  
聞道走贛州上書王中丞守仁曰先定洪州以覆其巢穴扼上  
游以遏其歸路使彼進退失據將成擒矣旣而濠敗誅辛巳

世廟繼大位復起編修充經筵官嘉靖壬午纂修 武廟實錄未

幾丁母張氏夫人憂乙酉服闋以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贊善在  
講筵凡進講尚書孟子者六明白剴切 上每改容聽焉丁亥

陞南京尚寶司卿庚寅改右庶子兼侍講掌南翰林院事癸巳

陞南京右通政甲午改南國子監祭酒是歲陞南京禮部右侍郎

一 郎乙未改南吏部右侍郎蓋宦於南者十有二年凡六轉官焉

丙申 九廟單恩給誥命辛丑改兵部左侍郎 上以講幄舊

臣壬寅復改禮部侍郎兼學士掌院事應制奏靈雨嘉禾諸頌

上俱見褒納冬至大祀圓丘 命充導引官甲辰陞禮部尚書兼

學士掌詹事府事未幾 命掌部事自是舉大典禮儀朝政咸

得盡力焉 上由是知之而眷之深矣乙巳 太廟完加太子

少保凡 冊妃告 廟及遣祭諸神祇咸以命之金幣之賜不

絕丙申命撰應制諸文賞賚日益厚丁未二品考秩 上遣中

官賜羊酒寶鏹是年六月 特諭加太子太保賜飛魚服玉帶

尋復加少保蓋欲大用之矣久之以痔疾作治弗愈上益念之而竟不起卒年六十七上聞而悼之輟朝賜祭葬賻光祿大夫謚文通遣官護柩理葬事卒之明日上猶以金幣賜及其家